

路歌

□闫俊

前不久,我乘车经过亭枫公路,看到整洁宽敞的马路,突然想起30年前的往事,也想起了我的丈夫王大均。

30年前,金山工农业总产值连年居市郊之末,“金山”实为“穷山”。金山经济上不去的原因很多,交通落后则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之一。但由于种种客观因素,金山县公路建设长期徘徊不前,1979年至1984年,全县的公路建设几乎为零,严重阻碍了金山经济发展。

当时,上海市公路管理部门决定投资两亿元新建和改建一批高等级的公路,时任金山县建设局局长的王大均听到这个消息简直乐坏了。在他的努力争取下,市公路管理部门同意将这个项目落在金山。可是,市领导也提出了几条“苛刻”的条件:一是用于公路建设的150

亩土地必须无偿提供;二是土方费减半付给……这几个条件,大家折算一下,金山要“损失”约2000多万元。经过商讨,最终区领导还是决定答应要求。因为从眼前看,金山县“损失”了2000万元,但公路建好后,换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无法估量的。

项目落地后,王大均担任“亭枫公路”“亭卫公路”总指挥,他从工程选址、勘察、动迁到施工、验收,时时紧盯。王大均不仅狠抓工程质量,还向设计部门提出合理化建议十余条,为政府节约经费近千万。

在“两亭”公路建设过程中,张泾桥1号墩台11号钻孔运行时突然断了,掉到河底下170米的深处,这种情况在建筑公路时很少遇到。人们奋战数个昼夜,终于把断钻从

河底打捞上来。但第二次开钻没多久,钻头又断了。工程遇到了“拦路虎”,金山县委、县政府、县水利局、亭枫公路指挥部领导一次又一次到现场察看,研究新的施工方案,最后大家采取了群柱连柱的方法,攻克了难题,保证了施工进度和桥梁质量。

施工期间,一天晚上下着大雨,亭枫公路指挥部工作人员对重点工作地点进行检查。当查到金山大桥东坡高填土时,发现有塌方的危险。大家马上驱车前往公路所第三工程队,落实抢修工作。归途中发现大桥一侧已塌方,指挥部马上组织40名民兵赶赴现场抢修。此时,雨越下越大,风越刮越紧。风雨中,虽然大家连眼睛都睁不开,但仍脱掉雨衣赶紧抢修,一个小时后,终于排除了险情。

“两亭公路”项目完工后,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,王大均却突然感到晕眩,脑子里出现短暂空白,到医院一检查,发现患有高血压。其实在工程修建时,王大均也经常感到头晕,但因工程需要,他没有及时到医院检查。

“两路一桥”通车后,王大均在业余时间带我去看崭新宽阔的公路和造型优美的金山大桥。来到金山大桥上,我看到4米多宽的旧桥仍然在那。“这破破烂烂的旧桥很难看,为何不拆?”我问王大均,他说:“不拆。这可以做人行道,而且这也是日本侵略者留给我们的屈辱历史证明,听说在解放朱泾时桥上牺牲了很多战士,部队从东向西冲进时,一个连长骑马奔逃过,不幸遭遇冷枪,当场牺牲。将桥保留下来,也是为了纪念那段历史。”



Jinshanchao

闯出新天地 ——读《围城》有感

□朱宗熹

上次读钱钟书先生的《围城》一书时,我还是小青年,感觉书中主人公方鸿渐是个花花公子,可怜又可悲。对书名《围城》也不理解,只知道主人公在爱情、婚姻、职场等方面不顺利。

最近重拾《围城》一书,才发现钱先生对人生的理解颇为深刻。书中第三章借褚慎明之口说出英国的古话:“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,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,笼子内的鸟想飞出来,所以结而离,离而结,没有了局”。方鸿渐是个悲剧式人物,既想进围城,又进不去,进了围城又不断渴望出城,生活好像故意与他作对。他不想结婚,但父亲却塞给他一个老婆,却也因祸得福,有机会出国留学;他不想什么学位,父亲与岳父不断催促,不得不买个假文凭;他不爱苏文纨,他真正爱的是唐晓芙,却因种种原因不了了之;到了三闾大学,他不愿意在履历表上填假学历,以求心理平衡,却受到外文系主任排挤;他最终想在婚姻围城中寻找一份安静生活,最终又失去婚姻。钱先生在书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困境:不断的追求和追求到成功后产生不满和厌烦情绪;人生交织着希望、失望、欢乐和痛苦等情感,这一切让人感慨,让人深思。

方鸿渐的围城源于他的性格,他优柔寡断,缺少勇气,他的性格也是那个时代造就的悲剧。杨绛先生在书的附录中说,方鸿渐和他的父亲、赵辛楣、苏小姐等都是人类复合体。他们象征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在黑夜中找不到出路,只能沉溺于感情世界的悲伤和无奈。

钱先生在书里用很多笔墨写男女关系。书名《围城》即是点题:“人生处处是围城,结而离,离而结,没有了局,存在着长久的困惑和困境。要打破生活中的围城,必须要以真诚态度面对生活中的人和事,经过努力奋斗、创新才是打破围城的根本。”

敢于冲出围城的人是世界进步的推动者。我想,新时代的年轻人要以围城为借鉴,树立信仰梦想,打造一份广阔的新天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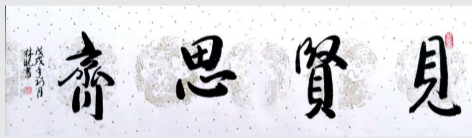
雪落梅亭

陈保全 摄



欢喜(农民画)

姚锦生 盛士红 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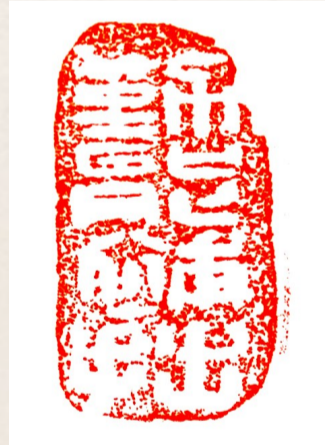
见贤思齐(书法)

林晓 作



平易近人(书法)

李盈 原作



勤能补拙(篆刻)

吕源泉 作

捉泥鳅

□陆兴安

泥鳅俗称河鳅,短小滑溜,不易抓住。因此人们一般用网到水沟里捞,而我小时候是用畚箕到水田里捞。

一块田,四只角,因角头要进水排水,故农民在整田时有意将角头整低一些,保证出水快。地势低了,水位高了。如此,水田里的泥鳅一齐涌过来在那肆意翻滚。特别是炎热的中午,泥鳅们忘乎所以地在秧苗间穿梭,把一方水搅得波澜起伏。

小伙伴们拿着畚箕,闯到水田中,在田角里畚泥鳅。但步入水稻田,再小心也会踩到里面的禾苗,有的小伙伴没经验,会把禾苗踩得东倒西歪,有的干脆被踩进了烂泥里。踩坏了基本苗,就势必会造成水稻产量损失。

正当大家追赶泥鳅时,忽听东

南角一声喊:“好得嘞!想吃饭伐?”老远见队长赤着胳膊站在塘岸上双手叉腰,怒不可遏。小伙伴们“哄”的一声全散开了。

可是队长刚一转身,就有胆大的小孩“贼心不死”,继续跑进水田。队长像长了千里眼似得,一回头,喊的声音更大了。不过此时大家已知道他是在吓唬我们。于是,参与畚泥鳅的人明显增多。队长泄了气,没有了脾气。

我提着战利品回家,心想娘一定表扬我,不料娘扬手假装要打我:“依几岁呀?去畚河鳅,弄的头发都是泥。”娘骂归骂,却连忙拿出菜刀杀起了泥鳅。晚上,浓油赤酱烧了两大碗。许久没尝到荤腥的我,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

尝到了甜头,我自然不会罢

休。翌日吃过中饭,偷偷溜出去;在树荫里乘凉的老奶奶见了我带的“家什”,便明白了。她在背后喊:“小弟,依人小,拿畚箕吃力,换脚炉盖省力点。”

用脚炉盖,确实灵巧省力,但炉盖浅,泥鳅容易蹦出来逃掉,不合算。

畚泥鳅讲究“割地分割”。我家附近的那几块田是我的“营盘”,别人休想插进来。一圈转下来,我收获颇丰,泥鳅多得吃不完。听人说,泥鳅拿到镇上卖,三分一斤。但娘每天要出工,我连秤也不认识,断然卖不了钱。奶奶说:“三分一斤不合算,晒干储存着慢慢吃。”

泥鳅经多日曝晒成干,像冰块一样坚硬;滴上几滴油,在饭锅里炖了,闻着香喷喷,嚼着有韧劲,滋味

鲜得不得了!

野生的泥鳅鲜嫩可口,价廉物美。但自农田里施了氨水,打了农药后,泥鳅日愈见少。菜场水产摊上,人工养殖的泥鳅逐渐多了起来。但其肉质稀松,像注了水,火头一旺,成了泥鳅糊。



(扫码听本文朗诵版)